

有少停春秋二分冬夏兩至縱有盈縮大數不虧如也薄蝕差時行次失度史必書之以表天事但日度稍長猶爲吉應尚書史冊以示將來况天七日不轉經七百刻自有天地以來未若此之大瑞自合別飾史詞光諸簡牒典載不紀明並虛焉若言此之璿璣日月

風雲山海之等並論天上之天不是人間之天者但諸天上界咸無日月自然光明遠近相耀以華開合爲晝夜不與此土相同宋文明等但見此土日月山海謂諸天還同此境亦有日月風雲山海等物不知諸天之上元無此等聖教具詳此可略示虛又明矣

公子曰上天無日月等先生辯之至如天尊說經利益實廣經云天尊說度人經一遍一國男女聾病耳皆開聽二遍盲者目明三遍瘖者能言四遍跛者能行及周十遍乃至婦人懷孕鳥獸含胎已生未生皆得生成地藏發洩金玉露形枯骨更生皆起成人以此言

之神功大矣

先生曰余聞之有人寐而夢者於夢中又占其夢果如然也向已具論子仍固執何異占夢乎余告子以上天下境勝劣不同豈有盲聾瘖跛之疾亦無塚墓骸骨之穢雖有死生之事皆是變化所爲無產生之生無屍死之

死今此經天尊於始青天中說法乃云一國男女天上豈有國耶又云盲聾等病天上元無此疾案此經文元來不委上天善惡出自胃臆造此偽經乃委巷之浮談非典實之雅論虛偽之狀此又彰焉

公子曰先生所詮無非偽也然則道法流行既四

爲日已久教跡匪一義理多門祇如三世因果六道業緣地獄天堂罪福報應皎然不昧豈徒言哉

先生曰此更虛也天尊之事靈寶之經首尾虛僞不可爲證道家宗旨莫過老經次有莊周之書兼取列寇之論竟無三世之說亦無

因果之文不明六道之宗詎述業緣之義地獄天堂了無辨處罪福報應莫顯其由自餘雜經咸是陸修靜等盜竊佛經妄爲安置雖有名目殊無指歸余更爲子舉例論之道家稱天尊說經在堯舜以前上皇之代其時淳風尚質漓俗未萌人無矯妄之心時有無爲

之化老子說經當襄周之末帝王之季君昏於上目亂於下征伐不由天子禮樂出自諸侯以大陵小恃強侵弱人懷狙詐俗變澆浮何因天尊當淳朴之日乃說地獄天堂罪福因果三世六道應報業緣老子當澆漓之代乃說無爲無事恬淡清虛雌柔寡欲逗機之

義何其爽歟以理推之虛偽非謬

公子曰先代天尊先生執僞後之靜信豈復妄哉請少詳之無爲溢浪案道經云樂靜信等宿稟仙才早殖德本功滿行就道證天尊大弘教跡廣演經論豈並僞耶
先生曰上古本無猶能僞造元始下代同僞

既四

三

豈不解假立天尊夫子前惑其初今迷其末誣其源而泝其流曷可得耶此宋文明等爲元立天尊自知無據爲佛經說釋迦弃儲后之位出家修道證得佛果遂僞立樂靜信修道證得天尊兼說經教具論因果等事趨日避影重覺心勞欲隱而彰僞跡逾顯非唯外

無俗學不明得姓因由亦乃內無識知不悟立主虛僞且樂氏之姓出自樂正子春子春者殷掌樂之官命氏後爲樂姓年歲近遠檢驗可知若靜信實得天尊當殷之末代周之首年尚書周書何爲不載史記洞記何故不書又鞠靜信所化之域竟無其所東至日寫西窮月窟北指玄洲南臨丹浦推究境土並無靜信所都可謂語薜荔於長流足驚視聽之說帶芙蓉於喬木殊爲理外之談徒懷挾彈之心寧知陷井之斃

公子曰元始法身靜信報果咸云僞僞無一實存在於下愚不無二惑竊憑書史敢立實

宗輕忤高懷伏垂矜恕

先生曰子何言之過也余少閱墳典長詣名理年過知命研幾不疲傍瞻宇宙之間歎言論之無偶俯觀時代之上恨知音之蓋稀向與子談未攄懷抱若能架虛成實變偽爲真此則功侔造化之功力邁陶鈞之力希一清

耳子薄言焉

公子曰先生以天尊書史不載以爲虛妄在於僕也誠亦如然祇如靈寶之經典記具載豈亦僞乎案吳楚春秋及越絕書咸云禹治洪水至牧德之山見神人焉謂禹曰勞子之形役子之慮以治洪水無乃怠乎禹知是神

人再拜請誨神人曰我有靈寶五符以役蛟龍水豹子能持之不日而就禹稽首而請因而授之而誠禹曰事畢可秘之於靈山勿傳人代禹遂用之其功大就事畢乃藏之於洞庭苞山之穴至吳王闔閭之時有龍威丈人於洞庭之苞山得此五符獻之於吳王闔閭

既四

四

吳王得之示諸群臣莫能識之聞魯孔丘者博達好古多所該覽令使賈五符以問孔丘曰吳王閑居有赤烏銜此書以至王所莫辨其文故令遠問孔丘見之而荅使者曰丘聞之禹治洪水於牧德之山遇神人授以靈寶五符後藏之於洞庭之苞山君王所得無乃

是乎赤烏之事立即未詳先是江左童謡云禹治洪水得五符藏之洞庭苞山湖龍威丈人竊禹書得五書者喪國廬尋而吳果滅矣此則事跡分明書史具載謂虛也言何玷歟先生於是哈然而笑謂公子曰向子瀉河漢之詞發雷霆之響謂縱堅白之辯乃肆滌素之談以此而觀言何容易向共子論靈寶經僞未曾說靈寶符非若得引符證經亦可指火爲水况吳楚春秋近代始撰越絕之書修非尚古縱將爲實不得例經且符題靈寶顯此符之有靈効驗可憑堪爲寶重此表符之功用非標經文妙宗自是鬼神之錄術數之

事豈以道陵之符矯云老子所授乃將夏后符本勒為老子之符冀成靈寶比類而說足可知之且三墳五典唐虞以上之書述易修詩孔丘姬朝始撰豈以墳典俱曰俗書證是宜尼所作以此喻彼昭然可知又靈寶之事有其二義若越絕等書在宋文明前造則文

既

五

明等取符上靈寶之目偽題所撰之經若於文明後修此之二書亦皆虛偽妄創五符之跡用證靈寶經題以事參之前後咸偽又云吳王得符俄喪國此乃凶妖之書豈曰慈悲之教殞身滅國寔由靈寶之符夫子徒欲光揚詎能掩其災禍飾詞崇偽若得驪珠討本

究源乃成魚目斯言之玷返屬子焉

公子曰靈寶教偽既如所言老子之書豈亦稱偽至如化胡成佛事跡顯然尹喜之傳具陳出塞之記備載文始內傳化胡之經咸述所因非無故實先生曰此又偽於靈寶矣且老子仕周為柱

下史後遂西入流沙至函谷關為關令尹喜演黃帝書重廣其文為道德二篇上下兩卷論修身理國誠剛守雌挫銳解忿行慈恭儉謙下之道成五千餘言尹喜又錄老子與喜談論言旨為西昇記其中後人更增加其文參糅佛義大旨略與道經微同多說人身心

情性稟生之事修養之理天壽之由後人又改記為經此經首章云老子西昇聞道竺軋有占皇先生不生不滅善入無為綿綿長存是以昇就經末又云老子謂尹喜曰古皇先生者吾之師也還乎無名吾今昇就亦返一源參驗此言足明老子知有釋迦所以捨官

西赴還乎無名者涅槃之理返一源者不二之稱一中之本真如之本真如之體也吾之師者老子將就釋迦樞衣學道故遂尊曰師並老子西昇經文既稱佛是已師如何翻云化胡為佛若老子本擬往天竺化胡何所迴避而言聞道竺軋有古皇先生善入無為化

胡之義此其虛也但其文合云軋竺軋者天也易三三二卦以象天地足知軋者天之謂也後人抄寫誤昇竺字於軋字之上故云竺軋又案西蕃自葱嶺以西至于西海東西南北唯有五天竺無竺軋之國明是後代傳寫誤也老子不化胡之跡居然可知其尹喜傳

既四

六

老子出塞記及文始內傳並是近代道士等見佛法興盛俗薄其教苟懷妬忌偽造此等文書云老子化胡成佛今直據化胡之文足以顯經本偽案史記及前漢書四夷傳諸蕃部落各殊一蕃之中又分數部西蕃之國咸悉城居國號蕃名其數極衆月支踈勒碎葉

鐵勒大夏大宛居延休屠波斯天竺略舉大數子細甚多天竺之中東西南北及中分爲五國之号天竺人曰婆羅門與胡境相去尚有萬里若老子親化婆羅門成佛不應經云化胡况釋迦本是中天竺國王太子元自未登王位何得經云佛是胡國王驗此經文再

三皆妄良由宋文明等以佛法至此百姓歸依遂偽造化胡之經云佛是老子化作誣惑龔俗欲令敬奉又文明等生長江濱不諳西域傳聞西是胡國乃疑佛亦是胡復聞佛是五種還謂佛是國王望風偽造此經論說化胡之事國名殊不相當何異肝膽楚越以經

驗國虛偽自分不待言談方辯假妄

公子曰若也此經是偽何得云老子爲胡王及羣君說涅槃法華華嚴金光明等經經今現實豈曰虛乎

先生曰化胡本妄說經是妄此不合疑子何蔽也且涅槃等經並是佛說各有緣起具論

既四

七

法相詮因果於三世明罪福於六道辯報應之業顯真如之理旨意不論化胡何關老子所說宋文明等元來未窺佛法謂如道經義趣妄云老子所說推尋本跡何太狂踈凡所述作須委由緒故雙林示滅三藏開結集之宗兩楹夢奠十哲撰紀言之論如文拘姜明

夷之義載敷馬遷下獄太史之書方著咸有所以非無表明修靜輩江左庸流素蓄邪見徒知心矯豈悟跡虛案前漢書武帝元狩中遣霍去病討兒奴至臯蘭過居延斬首大獲昆耶王殺休屠王將其衆五方來降獲金人帝以為神列於甘泉宮及閔西域遣張騫使

大夏還傳云其傍有身毒國身毒者名天竺始聞有浮圖之教至哀帝元壽元年博士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圖之經此並佛法東流之漸何因不說老子化胡之事若化胡不虛史傳自然合錄直以元無此事虛狀不可妄書

公子曰化胡之經先生稱偽何為唐朝昊天觀道士尹文操奉勅修老子聖紀引化胡等經傳云老子化身乘六牙白象從日中下降淨飯王宮入摩耶夫人胎中生而作佛據此所說佛即老子應身何妨實說經也先生不覺噓吁久之而歎曰斯言之過致子

惑焉但老子當過關日白云竺軋有古皇先生方將撒鞞金河裏糧玉塞經履砂磧跋涉山川百舍忘疲一心訪道遠慕聖德遙尊曰師令化胡經中自身作佛前後乘謬吾誰的從驗西昇之首章類化胡之末句彼談此說始終參差良為構虛詞多舛誤且老聃之適

竺軋藉甚釋迦盛德准此佛生已久聲聞遠被東周老聃慕義欽風驅車以之西上而云至彼之後身方入胎偽在目前詎煩言辯作偽心勞蹤跡彰露既云乘象入胎變身為佛如何復說老子化胡必其入胎不虛降生有實老子身已作佛遣誰相化即是伯陽自生

為佛何關伯陽化胡成佛案此化胡入胎兩皆妄說經之事一槩咸虛設今老子實入母胎受生作佛佛是老子應身即是道法宗祖道士等自合削髮染衣投款緇侶變鼻聲於穢響革狼顧於邪心而乃毀五乘之聖文譽三張之鄙教踐迷塗而躡足泛欲海以沉醺

不復本以歸宗良爲此經先僞公子曰此又云僞僕何言哉但道法之興基於邃古教門宏遠宗致幽深其談詠者重玄所歸依者三寶正真大道無上福田修而行之咸蒙利益或控青鸞而上漢或駕白鶴以冲天御辯氣以宣遊躡雲網而飛步此並史傳之所載吾

子奚可詰焉

先生從容而荅曰夫子向來所立咸捨實以憑虛亦背正而扶僞余謂子知前迷而後悟識今是而昨非乃捧螢光以比日策蹇足以齊駿以茲擬議何不量力者歟且道之爲教誠亦多塗本自一氣泐成萬彙子云邃古此

不虛談自二儀象著三才位形同稟一道虛而能通辯之在人人外無道用之則見捨之則隱契會斯理謂之得道能體之者免於災橫順生而壽苟違斯理必羅殃咎逆生而夭故老子云外其身而身存莊子云殺生者不死而順生也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爲吾有

既四

九

身莊子云生生者不生此逆生也外身者謂不自貴有己身不陵人傲物不貪聲色人我滋味等法衆共推之免於患難終其壽考此殺生者不死也有身者自貴有己身陵人傲物貪聲色財我以資奉其身生益其生爲物所惡身受折辱嬰於患禍夭其天年此生生

者不生也此以人行論道若以國論者君主去奢侈屏聲色卑宮室薄賦斂省徭役務農桑君上垂拱而逸目下鼓腹而樂上下交泰風雨以時日月貞明祚曆長遠此外其身而身存堯舜是也君主奢侈憍泰崇飾宮室耽愛聲色佞賦繁重頭會箕歛勞苦生人法令

滋章殺戮非罪風雨愆時星辰失度君昏於上目擾於下盜賊災起宗社傾滅此爲有身桀紂是也修之於行謂之身道行之於國謂之化道故孔安國云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故老子經云道可道非

常道又云大道廢有仁義則明道家之道斯之謂矣君能體道無為則時邑俗恭人能體道無為則全生保壽壽有三等上壽百二十歲中壽百歲下壽八十所言不死者終其三壽不為夭死子云談詠重玄者即老經云玄之又玄此明微妙兩觀同出一心之妄見此

見從識辯心生推尋識辯之心竟無的主此事實昧不可了知故云玄也玄者深遠冥昧之稱又玄者則此冥昧之理亦不可得更復冥昧深遠故云又玄此老子無慧心聖智不能鑒幽達微故致此疑也子云歸依三寶者道家偽經無三寶之義唯老子經文有三寶

經云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此慈者慈悲愍念之理儉者廉恕不貪之義不敢為天下先者謙退卑敬之行若此三者依而行之誠亦有益於行是俗中仁恕廉讓之道謙光濟物之德歸依此寶實是人中善人竟無因果業報之理道

既四

十

家每朝禮此三寶未知有何功德又云正真大道正者不偏之義真者非假之狀大者廣博之名道者虛通之理言行此之道正而不偏真而不假大而能廣推而驗之並是假號道者通理本無識性由人行之可偏可正故云道可左可右明無定正也真假之狀人可

自之在於理中何真何假此非真也廣狹之相繫之者心心外無道又不大矣故云道大天大地大人大域中有四大人居一焉域者界域謂人居止之境也道無定質因人行顯不出人境故與天地人三才齊其大小輪轉生死之域遶迴世諦之間妄号正真虛名大道有名無實何其謬乎又云無上福田者夫道用捨由人無別主宰周旋不越人境何有無上之能又福田之名道書不載事出釋典偷竊偽妄道縱修行不離生死駕鶴冲天五千元無此說控鸞上漢七篇曾不涉言此出神仙傳中豈關老莊之旨但仙由芝朮之力

兼資丹液之功非是重修何關於道且神仙之傳多涉虛誣祇如漢淮南王安坐犯法下獄自殺神仙傳說云得八公之術白日昇天又晉朝嵇叔夜被鍾會譖見詆斬於都市神仙傳乃云得仙漢書晉書咸有列傳神仙之類即此之流不足可憑又子云御辯氣以宜

既四

十一

遊者莊周逍遙篇破健羨之情斥神仙之術雖云列子御風無風則止不能無待況乎龍鳳哉自非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方始無待此是莊周寓言假託而說用杜希求之心非謂實有然也躡雲網者靈寶玉京山偽經步虛詞云旅行躡雲網乘虛步玄紀此是道

陸修靜等偽造云天尊在玄都玉京山說法訖諸天真人圍遶天尊躡雲霞之上讚詠而行謂之步虛此是偽經前已破訖何得引偽還證偽耶公子曰又云此偽敢不聞命據實經證先生許乎先生曰焉不許哉

公子曰西昇經老子之所說不同靈寶天尊之偽與佛經事跡頗亦相參經云老子說學道成聖積行艱苦故云動則經再劫自惟甚苦勤此則具論劫數之事何可異焉

先生曰西昇之記誠老子所說後人加增劫事雜糅其文案老子道德二篇元無劫數之旨何因西昇記內即有劫數之名又此土書史並無劫數之事道家所說與俗頗同咸云天地未分之前混沌無形二儀開後物象方著本無劫壞劫成之義且佛法未融東夏之前此土唯有劫殺劫賊之事無劫數劫名之文此記所論劫者佛經至此之後道士等盜

竊佛經之劫加增西昇記文欲參亂佛劫以代混沌之說案道德經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此老子說天地開闢之初萬物著形之始言道生元氣元氣生天地天地生人及陰陽陰陽生萬物此一生二二生三生萬物也則與俗書所說大綱略同老子

若知劫初之因何故不說前劫壞而此劫生而言道生一以彼證此明是參採佛劫不惑至於靈寶偽經亦具論劫事並是修靜等盜寫佛經以益其教此亦可知

公子曰西昇論劫子謂後人增加所說因果罪福修善禳災不無其事至於行道建齋威

既

十一

儀整肅則有三錄祈請三元大獻次則明真塗炭靈寶自然科儀嚴密不謝佛教欲以為非詎能離間

先生曰道家因果老子不詮說在偽經靈寶之部事非道典跡是佛經修靜文明潛為盜竊佛經前已具辯無俟重陳祇如三錄明真

三元塗炭自然齋法並出靈寶之文元非老莊之教文明修靜等所造此事成是偽修狀跡先彰不煩再釋但子仍惑須破積疑案偽靈寶齋儀云三錄者一者玉錄二者金錄三者黃錄玉錄者為天子修之金錄者為王公修之黃錄者為庶人修之或拜日月精靈或

拜星辰氣象或拜五岳仙官或拜四瀆水府叩頭乞哀博頰祈福多料文采情規於財利廣支燈火意存於油燭相欺以妄行之于今與夫邪巫解禱有何殊異行邪求福神豈饗諸自然塗炭成此之類三元者上元中元下元正月十五日為上元七月十五日為中元

十月十五日為下元釋云上元日是天官校計之日中元日是地官校計之日下元日是水官校計之日此天地水三官校筭功過之事並是修靜等駕虛矯立元無其事設使是實自是冥道鬼神之事鬼道所攝在於道士何得預焉又云此三日三官校筭人間行業

罪福之事故須設齋懺悔以滅其罪此益虛也檢尋老莊之文本無此事並出靈寶偽經且冥司之理嚴於俗法至如世諦法中凡人犯罪曾未發覺自首即原事已彰露雖首不免若未三官校筭之日以前預建三元禮懺容其免罪至校計之日犯狀已顯罪發方懺

此乃伏款希免其坐定不得原人間龐淺尚不免罪冥道細密如何可赦虛有齋懺之文竟無免罪之理以妄行妄庸情不悟徒設嚴急之科諒無雪慙之益

十三末

甄正論卷中

既四

璿璣二音機 斂下反 靄於反 幹運上為活反 滴俗上為薄反 月窳二音窳 帶木音 攄懷上反 切侔下反 哈來上呼反 姬朝其反 樞衣上反 三三上為三反 拘菱下反 撤下反 輶下反 躡下反 躡足下反 傲妙上反 沉下反 暹下反 諧下反

甄正論卷下

既五

大唐佛授記寺沙門釋玄嶽撰

公子曰縱談天之辯震擲地之音恩照所詮寒谷湛其春露勵言所被湯池結其冬冰以燭火之末光對曠景之層曜自可消聲疊足喻氣斂肩沉疑未祛仍希妙釋但靈所論咸

歸偽妄老子事跡應不虛誣河上公者神仙之人也昔漢孝文皇帝之時結草為庵居河之濱文帝好道德之經勅王公卿相及二千石咸令習讀老經有數句不解帝乃遣使賈所不了句令問河上公公荅曰道尊德貴不可遙問帝於是親幸河上詢問所疑河上公

見帝抗首高據而坐帝甚恠之乃謂公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朕能令人死生富貴公雖德重何乃自高乎河上公乃撫掌大笑躍於虛空去地數丈坐五色雲氣之上下顧帝曰余上不至天下不及地中不累人陛下焉能使我富貴貧賤耶帝方

悟是神人乃下輦再拜而謝之曰朕以不德忝統先業兢兢誠慎常恐廢墜志性愚昧不識聖人稽首引過公乃授帝素書二卷謂帝曰熟讀此所疑自解吾注此書以來經今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蒞子四矣勿傳非其人言訖失公所在據此靈跡非聖而誰識者以